

“文学淮军” 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我在他乡种一个腊月

关峰

故乡又进入了腊月，我在他乡也想种一个腊月，因为黄褐色是故乡腊月的颜色。

腊月如约而至，也是享受美食的最好时节。沉睡的万物被忙碌的声音唤醒了，轻柔的月光笼罩着尘封的心扉，成就着这农历一年最后一个月的距离。这一年无论你过得好不好，都要在腊月里把蛰伏一年希望的信心表现出来，在腊月的暖阳中不辜负你自己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这一年。

我在他乡想种一个腊月，因为故乡袅袅的炊烟在空中弥漫着。

路过的岁月，也许只有腊月能够让我记得，我在唐朝大诗人杜甫《腊日》诗中寻找最美的答案，“腊日常年暖尚遥，今年腊日冻全消。侵陵雪色还萱草，漏泄春光有柳条。”真想过上杜甫诗中那种气候温和的腊月，在腊月里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。腊月，仿佛一曲古老的歌谣，让年味越来越浓，离家的脚步越来越近。腊月，虽处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，但也是个温暖的季节，那冷的只是天气，那温暖的却是人心。你只有在腊月里前进一米的勇气，那才有在春节后努力一丈的从容。

我在他乡想种一个腊月，因为我记得故乡那个落雪的季节。

腊月时空的遥远，并没有改变心与心之间的距离，腊月总是热闹的，春节总是喜庆而欢快的。春节的城市很美，满大街的灯红酒绿；春节的乡村更美，满村的红红火火，温馨场面不亚于宋代诗人欧阳修诗中写的“腊月年光如激浪”那般。腊月，让人铭记于心，年味，感染所有的人，藏于心田。腊月



母亲的冬日白

邹娟娟

人静物安的冬日清晨，母亲在一片寂静中醒来了。

她刚经历了一场车祸，住院治疗，开始慢慢恢复。父亲白天干活，晚上陪护，顶着霜雾和寒风，来回四十多里路。母亲心疼他，每日输液，尽量下床走动，努力恢复。前几日，母亲胃口极差，喉咙肿痛，吞咽困难，父亲给她喂流食。等能吃饭菜，已是出院后的事。那天，我刚好回来看望母亲。

母亲的精神还不错，眼角的青肿消失了大半，走路不能长久，不能蹲，亦不可弯腰。她像粘在窗户上的干皱剪纸，一碰就碎。从我一进家门，母亲就在叹气，念叨着没有东西给女儿。门前的小河在冬日显得更加绵长，芦竹斜立，鸟雀穿梭，母亲的那艘红色小船泊在河岸。岸边的菜园长满了蔬菜——这些曾经耗费母亲大量心血的绿，在此刻散发水灵清鲜。母亲慢慢走到菜园，费力拔出几个萝卜。足有拳头大，尾部沾着土。她提起来，走到井边清洗、切削，转瞬间就是白胖的圆球。我给母亲递碗，她刨完丝，拿白糖搅拌。

父亲围着锅灶忙了好久，团团白气将他罩在里面。“云珠，老母鸡烧好了，筒骨汤好了，鲫鱼汤也好了！”父亲响亮的声音在冬日沉闷的空气中回荡。母亲笑着摇头，嘀咕：又不是什么大病，每天对着那些白汤白肉，实在吃不消啊！我笑母亲得福不知，现在不补，后面就亏了。母亲把拌好的白萝卜递过来，说比梨可口。她扒一口萝卜丝，抿一口萝卜汤，做出陶醉的表情。母亲的脸色并不好看，蜡黄偏黑，又留斑驳的青紫，萝卜挂嘴角，渗出丝



最后一天的除夕是农历新年的分界线，过完腊月就是年，在除夕夜守岁，给亲人朋友送温馨问候。看到腊月的孩子把快乐幸福写在脸上，自己心中也多了几分高兴。

我在他乡想种一个腊月，因为我记得故乡积雪下的麦苗带着绿色的生命。

听说腊月到了，我流泪了，那是激动和幸福在心中流淌。除夕夜，打开新的一年心中的期望，斯人依旧，万物依然，除夕常驻心中。唐代司空曙曾写道：“腊月江天见春色，白花青柳疑寒食。”腊月，他们在寒风中忘了寒冷。腊月牵着诗人的手沿着岁月走来，盼着腊月早早过完。腊月的日子里，亲情在发酵，乡情在弥漫，距离之间布满的不仅仅是相思，还有那谆谆的祝福。有位朋友说，腊月是被春联、烟花、蜡烛烤红的月份。这个我信，年味被大红灯笼、年画烘托得分外妖娆，因为我心里住着一个腊月。

岁月有痕，腊月伴着寒风向着年的深处飘来。我想在一年中最后一个驿站，行走风雪中，年的味道越来越浓，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腊月在家中操办年货。每个人的一生不知有多少个腊月，我没有理由拒绝寒冬腊月，因为我热爱腊月。“尤物真能夺化工，腊前偷泄数枝红。霜花不上胭脂面，强饰春妍嫁北风。”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如此，只因为记得腊月的好，所以爱上了腊月。年味渐渐浓了，在他乡的游子为何不与我一样在他乡也种一个腊月，那就有了怀念和温暖。

丝的白。我鼻子一酸，低下头啃了口萝卜。直冲脑门的辣，呛得鼻子和嘴角抽气。这个时节的萝卜已渐老，何况母亲种得早。从小到大，母亲都当白糖萝卜为治疗我们姐弟俩感冒的最佳偏方。过渡季节，我们闻够了这辛辣凉甜的味道。长大后，我们自发地撇开萝卜，对它实在无感。母亲却乐此不疲，白萝卜、天津萝卜、红心萝卜、水萝卜、胡萝卜，她把小小的菜园整成了萝卜王国。绿叶子下，黄土地间，夹杂或白或红的饱满。母亲每日看着它们，空荡荡的心一点一点填满。

她还喜欢静静地坐在河边，看一两只鸟摩擦着芦竹，或轻掠河面。有时，在小红船上支起一根长竹竿钓鱼。年轻时的母亲常常下河摸鱼捉虾，现在用静态缓慢的方式收获。母亲像一节衰老的车厢，门窗俱旧，稍微颠簸，咣当响动。从水面上悬起的白色鱼儿，是车窗外最美的动态风景。母亲每提起抖动的鱼竿，干裂的手也似乎爬上了笑纹。白色的鱼，在黑色的大铁锅里，呈现浓郁的乳白汤汁，母亲能喝一大碗。其实，靠海的故乡，河鱼的刺硬、肉柴、味腥，即便做成汤，也就一般的口感。母亲毫不挑剔，贫苦人家，有口热饭菜，添点荤腥味就是极好的。这场车祸后，加上冬季田间无所出，母亲变得格外爱惜身体。珍惜当下，把日子过成彩色，是母亲最期盼的。

母亲眼中的白，是赤诚的白，纯粹而热烈的白，包含无数可能、无限遐想的白，从鸿蒙一片到风采毕现的白，一切刚刚好！这些冬日的白啊，足以带给我们心灵的慰藉。



令我回味的时光

刘明礼

我们全家都喜欢吃大蒜。吃饺子、拌面，甚至吃干粮都要就两瓣大蒜。

今年大蒜下来的时候，我先是自己买了两挂，回老家亲戚又送了几挂，家里的大蒜一下成了“灾”，才吃掉不到一半已开始长芽。不过这难不倒我。我把冒芽的大蒜摆进盛鸡蛋的塑料托，加上清水放到阳台上生成蒜苗。这个法子，是从母亲那里得到的“真传”。

小时候，母亲每年都要在院子里种上一畦蒜，能收上四五百头，摆在阴凉处几个月都没有问题，但一般到秋末冬初便兀自生芽，小雪节气过后，母亲会把它们挑出来种成蒜苗。

母亲先从菜畦里挖些土填进破旧的搪瓷盆，浇透水，将大蒜一瓣挨一瓣地栽好，再搬到里屋窗台向阳的地方。用不了几天，大蒜便生出了根，蒜芽十来天便长到一拃高，在萧瑟的冬日为小屋献上一簇鲜绿。这时母亲会再挑一些发芽的大蒜种下两盆，等它们长到半尺来高，第一盆已长到一尺左右，也到了收获的时候。

那时候，冬天的餐桌上几乎天天是萝卜白菜，这绿油油的蒜苗可是稀罕物件。母亲舍不得一下子吃完，有时候早上剪下一缕炒鸡蛋，有时中午掐几根做个菜码。即便如此一盆蒜苗也吃不了几天。

时节来到冬至，第二批种下的蒜苗也长到一尺来高了。母亲一早就齐刷刷地割掉一盆，说吃顿蒜苗鸡蛋馅饺子。我很纳闷，一向精打细算的母亲为何变得如此大手大脚了？母亲笑着解释说，“这冬至大如年呢，过年还不吃顿好的？”是啊，那时候，这蒜苗馅的饺子，正经是一般人家吃不到的，我们家也只吃过有数的几回。

小的时候，我只觉得那散发着清香的蒜苗，比白菜萝卜要好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终于明白：母亲亲手栽种的那一盆盆嫩绿，分明是浩浩荡荡的母恩啊！如今慈母已逝，但每年冬天，我都会像母亲一样种些蒜苗。于我而言，它既是种美味食材，更是母亲的味道；栽下它，既是栽下时光的回味，也是对母亲的深深怀念……